

古直先生文集卷之九

記

進士題名記

○ 進士題名記
惟化戊戌春三月望 大廷策試天下貢士

百有五十既畢讀卷官進讀卷 御筆親定

賜會考等進士及第出身 皇恩至渥也

至崇也有司欽若典故次第行之命臣其文

于太學題諸士姓名于下方竊以三代無文人

雖無文法先民之論也三代士乃後模



宏見於事者仁至義盡發於言者氣正理直

行水上昌嘗知文自然成文爾兩漢以下之

學求肖急急立名惟躬之不遠終莫能企及

經者乃後程式而謂無文法何蓋易繇人象春

言事詩咏歌書禮別其偽非無法也不以文為

典布于冊者大訓張子世者大經律人者大

昭然如星辰森列旨嘗有意於法而法自在其

兩漢以下之文或淺近或偶儷惟理亦未醇終

能彷彿也楊雄漢文之尤庸夫耻美新之作

唐文之尤時儒有不精之議抑其他可也

循環迄我皇明若士若文曹每十官漢以來

詔曰賢士大夫幼學壯行老矣若民即三代

也開科詔曰經旨通暢本尚文漢即六經之言

明詔頒示四方教育涵養深矣十餘年

科所取士皆本躬行而不徒文所錄文皆本

而不雕刻越在內服卿士越在外服

進士焉間有否者人弗歸重已亦能諸嘆

呼道士其重矣哉若諸士占名高選

名期必揆六經淵微之奧不顯以文法拘大人又
盛恢弘政化阜成海宇致今日皇極之世
代之隆都郁乎億萬年之光臣某之心也又
諸士之嘉遇也於是乎記

揚州府重修養濟院記

皇上踐祚之初百政一新軫念窮困之心尤
然故明詔之下首及之且令所司無得乞令
大哉聖心即古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之心也
臣某因憶去歲侍讀春宮至書之無逸篇言又

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之遂及事數條大

顏豫悅雖不形諸言寔深有契於心臣某於斯有以

知皇上真大有為之君可以登三邁五而漢唐宋

英君誼辟不足較也斯人之福何啻萬萬肆其初政

卻貢獻減財賦罷諸道鎮守官無非為民而以窮民

尤民之徵者故特加之意焉 皇上愛民之仁若此

其任事之臣體 皇上之心固有之矣然有行之而

不竟者有視為故常者深可惡也至以忠義自

以蒼生為念儼然焉辨不阿不待之而之

君何以得此於人哉亦惟以仁而已者於
知無不為自漢以南北魏千甲更之其有
之壅者通之民之離者人之法令大行雖
必焚香望拜天順癸未君巡至揚首以表
有司仍躬造其所會守歲久窳用圯壞是
密衆君設法修復不勞於民鑿石陶甍
不加雕牆塲而不加飾前此屋止十三間
之凡增若干楹廣儲布帛粟米其

郡之歸櫛櫛
之役於大門外書養濟院三字於坊以示
之日數聲四徹民用以康道路之間無
功可謂大矣太守武邑王勤恐君之功不
訓導孫敏以公承京寓書具錄未屬
聖君賢相以天下為心則必均乎天下以
萬物育於覆載不容論棄之或傷血氣
不容指之或滯况以天下為一家豈一
所秋 皇上能體文王發政施仁之心

仁澤被于吳...

而任事公...

亦以...

五月二日...

...

...

...

...

...

...

...

...

...

...

...

...

之後人於是乎記

衛輝府修建廟學記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應命
武功藝教文教自京師以遠行下郡邑
師蓋致治之本在是也四宗相承有
子在位十六載明詔屢下責成學校是故
員教育有常法又特設憲臣以督之士生今日何
幸數衛輝府學舊在城內東南隅建於元至元間
遠我朝洪武初實有繕治之者無詳因舊已

日就弊壞成化丙戌代郡趙公文博來守是邦
廟學大以摧壓生為懼慨然思一新之設法市材
鳩工首建大成殿從祀廡櫺星戟門明倫之堂
之室休退有所膳食有廬及蓬豆琴瑟之器
舉茂子文安邢公表嗣文博為守乃即其所
成之肖聖賢相凡百又四斲木為龕治
施如制辛卯東魯徐君昌來以佐教授事
之舍弊且少又以古身經閣為兵燹所

用得銀若干兩狀白于巡撫都御史張公
使陳公是請修復之瑄輝同知張君

表...分遺以前銀表以所賞...又
屬邑勸募富者出貲相助工乃成闕高九丈月
十四丈八尺選更之曰敷教號舍舊二十間並則
之昌又以學之東北隅築土為臺建后土祠又以
東隙地建文昌祠先是學宮未有門至是建立
巍然計其工始于某年某月某日記于某年某月
自是而後諸生相從登門不乏或謂由於改作得風
水之妙此吾儒不道也昌曰始末微言紀其盛夫人
君之致治本於道而道具於聖賢載於書學校者
師生讀書造道之地也書之所載如太公望丹書

之戒箴武子亂邦之愚公叔之文與...直道
伯王之知端末賜之言語高柴之孝行八大賢者
比皆衛人也或自見於當時或親炙於聖人具於已
於...等道若師生素究者而...
曰...有以款動乎鄉之後人苟能即鄉先賢以求
夫主人之所誦道即四書以求夫六籍百子之所
書...而...持之以...而積之以久有...
...時出用必能副我 國家以道...
之意而於...學...師之舉為有先焉前之良...
博士不惜累歲...造之...

鎮戎千戶所

陝西於天下為雄蓋臨戎控虜而中國之於西自秦以
來無虛歲其間制禦之術據却之功隨時代為勢
可考見矣開城在平涼為屬邑北去縣治若干里其
地衍沃地厚膏居多事耕牧舊有城基尚存相傳
為范正公禦李元昊者嘗堡之一紀志雖無徵
要亦云然上有黑水口海州城王城常州范馬池
等處事衛其地則接西安州乾鹽池打刺赤靖等處
周圍險峻數百里驛居為發往往至此亦實要

化丙申巡撫右副都御史西蜀余公子俊建白欲
設置千戶所守禦於其地事未舉以兵部大司馬召
赴京越三年庚子右副都御史阮公勤為巡撫時整
飭兵備按察司副使王繼以前事聞上以為然未
幾繼陞山西憲使夫而繼兵備者副使翟廷憲實相
與共圖之方伯魯能憲使左鈺相與始終之於是因
遺址循定制築壘為城瓦陶諸野木石採諸山民
若干並力備作晝夜間倦工未就緒庭蕙丁內難去
而副使孫建言為始繼成焉城高凡三丈圍僅三里
關上設寨一為防千戶所置千戶之

成之文致事者平隨山就險以便轉望以開
軍屬鎮戎軍故仍擬其處曰鎮戎其經始自壬寅夏
四月而告成之期則癸卯秋八月也阮公以城既
而造有備不可不書乃乞文於某某嘗考宋史矣夫
夏人爲患蓋主徃徃有可除之勢然機每至而宋不
之省識者不能無憾焉方維遷不臣勢猶未橫固
一奮而搗其巢穴人心斯快宋不能然固矣若乃
遷中流矢待死自度孤危將不免於宋取乃屬其
德明以歸宋爲請豈得已哉豈定時宜復合番漢

衆高壓其境覆其人此機也而宋失之卒至无異
煽紛紛積不可遏而寶元康定之間極矣其後雖
死諒祚幼弱政專外族當是時可行間諜指數不
誘其親密或許授節鉞以啖其部將使內自分亂乃
引兵而促之可以得志此亦機也而宋失之卒至於
終宋之世不能去或曰宋不敢有加於夏者以有
丹也是不然契丹嘗以堯項故於夏有怨者夏
是時使宋外假契丹而擁兵西向責以負恩昔
服不常不推感夏而契丹亦有怨乎不知其
獲加丹封前安目前焉乎惜夫夫

勝其仁疑不知其斷而志不足以振其
秦寇不耻盖宜矣君臣之間相與內
求治而仁亦得以賢君稱亦可嘉哉若
以武功定天下混一疆宇奄有其涼而
犯天討固非區區有宋者比然余以為
略處故因以宋事言以見我 朝廷之
所以盛也

遂平縣重修廟學記

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具於人萬世一日也萬人一心
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在人身不能離
也本心具此五者之理不可以離也曩古聖帝明

以治以教無非因人之身心固有者復其初而已矣
吾夫子賢於堯舜禹湯文武卓然為師於世帝王
者亦豈外於是哉是以時有升降道無升降鄭人
毀鄉校秦人燒詩書殆如日月之薄蝕初何損於道
也但藉之以傳遠者在乎人而防範人之身者在學校
從而作興振舉之者在長民者何如耳我 太祖高
皇帝受天明命混一區宇既戢武功聿修文治神廟
金鑄用闡大猷乃洪武初首建太學于京師詔天下
府州縣皆立學置官弟子員蓋謂致治之本在道
必待入而後行今河南汝寧之遂平故春秋房子

名之權輿也。舊有學在縣治之東。元季毀于兵。因舊一新。歲久滋圯。成化癸巳。宣與王賓賜木。為邑下車。即謁先聖廟。退而周覽學舍。慨然嘆曰。廟不飭。何以崇聖道。學不修。何以育賢才。守令六事。於此遂自于提學憲副陳公。遣人市大材於湖山。覓良工于都會。甃石丹碧。必致允良者。諸董率之。更擇充賢者。賔賜往來。程其功而勸相之。先作大成殿。及兩廡。肩賢聖像。貌於中櫺星。戟門神庫。神廚。特為敞弘。壯為郡邑。最其明倫之堂。授業之室。師生燕息。

之舍。學門。對。饋。庖。各有。所。此。外。尊。經。有。閣。金。德。有。堂。道。與。有。樓。田。字。有。節。以。間。計。幾。二。百。緒。構。堅。美。制。弘。偉。伴。百。年。靡。敝。之餘。一旦。易。而。為。盛。觀。其。功。莫。也。哉。不。文。之。石。後。人。孰。知。其。所。以。肆。其。本。末。夫。書。洗。焉。陸。某。徵。言。記。之。夫。聖。道。之。在。天。下。豈。以。宮。室。之。美。藻。繪。之。華。而。加。損。哉。特。以。學。者。不。知。是。則。無。以。擬。觀。感。之。間。而。發。其。慕。道。之。善。心。云。耳。儒。先。子。豈。必。學。焉。而。後。學。而。今。之。學。者。必。學。之。宮。子。者。豈。工。居。肆。以。成。其。事。身。于。斯。心。于。斯。朝。經。暮。史。耳。聞。自。西。極。應。對。之。節。以。培。其。初。明。德。斯。氏。止。於。至。道。

政事之間化民成俗後斯人固有之
治斯學者分內事也亦長民者之願也
亦在是矣牛傳曰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正
言卒廟學之章

臨朐縣重修東鎮廟記

凡山之巍然高峙則其氣盛其氣盛則其神靈
五岳次而五鎮皆祭法之所當祭者東鎮沂山在
州府臨朐縣南百十又五里周禮職方以青州其
鎮曰沂山即此又名東泰山漢郊祀志武帝後

至東泰山且不無其聲但令古官祠之不封
整宗極於神祇加以徽號若大鬼漢武三年我
祖高皇帝謂嶽鎮海瀆之神必皆受命于上帝非國
家封號之所可加於是俱以山水本名稱之如東鎮
則曰東鎮沂山之神有司春秋致祭有事即遣廷臣
祭告名正理直聖謨睿斷超越前古明足以服人之
心為足慰神之心一洗歷代瀆神亂經之弊而永可
以為萬世之做法也乃東鎮廟舊在沂山之麓
屢置不一皆不足以恆觀瞻成化二年冬
右副都御史晉陽原公來鎮是邦祗循德意

好所以奉親之志君非以輪奐美觀而已哉
傳會昌孫便是已作之者誰侯之子歸文據使
是已候於歲時令節或休沐之辰危坐于堂中
翁姪孫數十人繡衣綵服環列序立席備在陸
絲竹長者舉觴少者挈壺上百千言美勸忻和樂
意瀟然充溢於一堂如是者率以爲常一時達官
人學士大夫往往登其堂燕會吟嘯莫不嘆曰故非
太平之人瑞乎古人謂見齒德又盛之美因以知
和歲豐其斯之謂歟肆呼中書君額其堂曰榮
榮者得於君也壽者得於天也今夫人老於山

有老期之壽矣而未得乎榮儗於朝列者有幾
榮矣而未得乎壽斯二美不可并俟自宣德初
帝宣位列公侯總統六師兼司樞府諸子如曠
猗蘭或萬夫千夫百夫長金緋纓冠禮笏具
朝堂親如侯者京師第一家不謂之榮可乎夫
歲爲年八七次之六十又次之間有曠年
者曠年者曠年曠年未足爲壽候今人又
曠曠明者曠曠明者曠曠明者曠曠明者曠
曠曠曠曠曠曠曠曠曠曠曠曠曠曠曠曠曠曠

聖烈慈壽皇太后誕育 先帝陰佑令
邦家而大獲其祥降及子侯復以仁承之夫
而無私謂之仁使侯貴而驕非仁也勢而
富而奢非仁也與夫齊家睦族惠鄰黨士
下爲軍民無一而不循乎理無一而或私
日之榮壽者豈無所自而然哉一本乎仁也夫自
愈不窮豈他姓轟祿一再世而遂已哉或曰子
壽之自固也子之言其亦有自乎某曰榮本於
仁則榮壽本於孔云仁者壽原自孔孟非

乃誌於堂壁

甲戌同年會記

進士晉升者謂之同年始於隋盛於唐宋至我
尤盛焉同年之會曲江勝特在唐然也聞喜有
宋然也 國朝錫燕恩榮主以元臣公卿執事
進士以次列而同年之大會從茲始繼是面則相
心則相美自然之氣味合也久而契闊則相密
群聚于一堂坐以齒不以爵燕以情不以文
得之意洽臨呼盛哉景泰甲戌科同年者三百五

人以公...

禮節不...
之歡酒半鴻州守金澤起告于衆曰人生百年身
幾何今日萃斯文之雅借同年之好共舉一
得哉吾輩幸際文明之世獲題黃甲之選自思
後距今二十餘年矣以今察昔在宦途者幾何人
消沉已過半矣與斯會者三十三人不與者尚二
十七人存亡會合皆天數也言之不無感慨然
會難再所以暢達雅情而形容感時者不可無作也
於是咏歌相屬忘形爾汝竟盡而散越冀日金君以
語予予觀先正謂以人合而賴以正者朋友是也

濟寧州重修東嶽廟記

友...之一若同年者非朋友之謂乎心志自合
以相就豈杯酒鄰里有千里而命駕者有夢寐而
相通者此情也理也今豈可謂無人邪然襟期之好
亦未足尚也所貴乎義焉耳善以相益過以相規同
襟期于文明之世道德風流有以鼓舞後人而歆仰
之不暇於斯會也予深有望於諸公

天子祭天下名山嶽爲衆山之宗岱又諸嶽之宗
東嶽泰山之有祠宜矣我太祖高皇帝正統
三年詔嶽鎮海濱封號如古制以山水稱其

春而下歷代所加者一切無遺 聖心之靈
至矣雲氣之所覆雨露之所潤生物之所用威嚴之
所臨神之功被于生人者甚大然而天下郡縣或缺
其廟貌則爲古史者慊然不足矧有年穀之祈水旱
癘瘡之禱者乎有民社者之致禮於神未爲過也乃
濟寧州城內東北隅有廟以祀嶽神歲久而弊天順
改元春靜海子若克明來知州事有事于神慨然興
嘆曰廟不飭何以妥威靈致殊敬眞生人走也奉命
官于茲土專顧有重于此考予於是鳩工市材務欲
矚舊規有加中作殿五間高三丈三尺有奇深三丈

一尺廣六丈一尺以奉岳神東西廡各十間延袤各
一十又二丈八尺以居神之曾吏前爲儀門三間高
二丈五有奇深二丈四尺廣三丈九尺以列神之階
從又前爲通儀門三間不施寸木悉用陶甃甃
成可經火不壞廟門爲牌樓三間以揭廟榜殿左爲
子孫祠右爲瘞疹祠廟後又爲道士院凡若干楹以
奉侍香火咸備以固不勞於民不費於公高敞弘曠
足稱觀瞻邦人又悅于君之知所當務可於此卜
夫東維魯之具瞻也廟祠徧天下祀之固以其

一乃祀魯公也

人生修而壽考之福也。有造而弗得壽考無量而
誠有禱君之職也。有造而弗得壽考無量而
人合而福祿隆矣。身者宣人和氣之靈者也。信
也是不惟 朝廷尊奉之君子將必以此後來之
子登斯廟而庶斯民於無毀焉。廟之所係豈細故
廟之作也。於其年某月成於某年某月祀於某
某月

鄒都憲祠堂記

夫君子出而際世於有道孰不欲立功於世而
於不朽然

嘗思於

而心深朝下而夕念志心所事於不知人

悲譖於身功不立名不修矣又有人扶

窮不為繼推折好義而極不為世全行而人

下而人頌之然或不幸其志不為世全行而人

必於既去頌於一善也必於既入而天

矣若乃以國事

善其業人仰其

蓋有不一見

載之前而尚能

三千載既其

何以得此於人

此等犯順

謀強者編勇

而公獨以忠義

賜之力振揚

昔策安

害固城垣精

生而朝

重之如左右

公之德望殆

臣人

善殊惡進

入而

必有功於

公在

堂而祀之

公之功夫誰

公之若聲令

目者

其始獨

于公者

公諱來學

城人

進士第

則有

錄茲不

大同

雲橋記

直豆

於渾水

河

以來

而

不

而

不

時則虞集有記甚悉後四十五年乃我 國朝洪武

十三年庚申又嘗憤之然當時主之者亦不過因

其舊為之補葺耳規模窄隘君子不能無病焉又

十七年為成化十三年丁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金

兵部侍郎襄城李公公勉奉 命撫巡大同陝武

外見軍士之涉茲橋橋撿抄乎帝容而心不釋然者又

之越明年戊戌歲頗熟乃謀諸同事者曰撤而廣之

不亦大有利乎謀之協者僉謂之可或以改作勞民

費財不如且已公勉不為然而斷無疑志公勉負這

才慷慨有遠器操鎮北邊帖然無少警而人之悅之

者甚衆於是措財於公採石於山而工之願樂以趨

事者踵相接始於秋七月庚申訖於十月乙卯其規

模壯麗視昔實陋矣嗚呼凡物之與適有時數茲橋

之大作豈偶然而已哉橋東西亘十有一丈南北門

三丈為空者五中高一丈二尺次丈一尺其又次一

丈闊各如之而又翼以欄石柱桁支撐如入立信律

觀也又明年己亥走使京師徵言夫興大利者事不

嫌於暫費費遠圖者動必超於近功橋梁之作君子

所以惠人之不可以已者也公勉總制一方嘗

之任而能奮特然之見與遠大之功於軍民之
固可謂惠人之君子然非有諸事之知決事之勇
舉舉而無大利益於人者必矣莫如惠人何兵民商
賈便利無窮公勉之用心蓋千裡不磨矣總兵都督
范公瑾副總兵孫公鉞遊擊將軍都督指揮使李公
鏞皆協謀於公勉且贊畫以成其事者也於是乎記

重脩涿州學記

鴻惟我 明治法前古自 天子之國都以至於府
於州於縣皆有學凡在宇內英妙之士無問貴介寒

微冬以 歸之日優游於絃誦詠歌之中而

服習乎 詩書之化天覆地載日照月臨生

逢斯世一 涿州去京西南百二十里土地

衍沃 奇秀而人物稱馬畿內之郡涿寔第一州

有學 金元有石可也 國朝正統丙辰間始

蘇朱公吳守是州嘗重修焉復四十年爲成化丙申

商河張公咨亦守是州越月人寬訟簡政用和平乃

以學校化本人才政先朝庶弊於歲月堂舍凋於風

雨緩其所急迷而不知政不崇教人謂予何衆皆曰

然厥謀以定然而大家無小作重器不輕舉欲爲

維青之區有河曰大清曰小清小清之源出於歷
之鈞突泉中匯洧渚瀑孝婦諸水東北抵樂安高家港
達於海大清則濟水渠也自東阿之張秋東北抵利
津富國鹽場達於海往年舟楫浮於二河商鹽徧於
齊諸道水利鮮與爲備自永樂初堰塞不通水失其
徑一值天雨荏苒巨浸壞民田廬弗以數計乃成化
癸巳久叅政屠源潔分巡海右言於巡撫都憲牟公
曰今二河爲患守土諸君子以頻年饑饉民不任勞
爲辭彼不知救荒之中有可以興利者役民之中有
可以濟民者愚而不知爲政惡在其爲民父母也疏

河之責其詳此之政各都憲公曰事當條圖斯無患
豈直二河凡東藩六郡罹水患之處即率屬理之無
食之民食而役之庶上下兩得吾知若必能辦此其
行無惑源潔遂躬任其責焦勞靡寧榷節甯征相視
地形令水工准高下自歷城濬至堰頭又至樂安小
清通矣自張秋濬至平陰之滑口大濬通矣大小清
既通水循故道退出鄒平等邑膏腴可耕之田數萬
頃民用大悅其河內備濬又置瀦水閘防深置瀦水
閘間旁各鑿月河總置閘二十濬通水陸五百二里
所役即無食之民當賑濟者每人日給米三升

君千文民凡百萬七千四百石各米一萬六千五百
十石錢一百九十八萬四百文復慮倉庫空竭措置
戶口鹽五萬引俾鬻諸商得銀若干易米以補前米
易錢以補前錢仍以鹽之羨利爲一切傭工造閘之
費是役也財不出於官不取於民而濟青之善利以
完青船入於濟濟船入於張秋東西轉輸之人大稱
曰優以甲午二月始至十月告完厥功既成都憲公
爲疏源潔脩河之勞於朝公卿大夫罔不稱善某東
人也尤善之自夫洪荒之世天地人並位未嘗理水
事理之自唐虞始以人而任天地之責所謂經理山

川古聖賢第一功也後天時變地力取不窮用不竭
旱不災饑不困萬世之計也缺焉補之乏焉繼之一
方之入饒足一方之出天下之產僅供天下之用固
可靜也可逸也不可動也不可勞也靜以逸固不至
雲歛動而勞則難免厚賦一時之計也夫二河之力
本天地自然之利或者以爲窘於堽塞迫於虜虜若
終不能爲者賴都憲公獨知遠覽得於形氣之上源
禦手足沮如出乎拘俗之表預定事機多方設法
息小清之患并通大清之波二河如一水之周流

命已况於救荒之中克除百年之患以經畫之終開
無窮之利非所謂萬世之計而何哉於乎未曰未事
先圖未試先知都憲公有焉語曰可勞而勞因利而
利源寧以之彼規規於一時者不足言也爰是清
父老進言於某曰子職文舉茲都憲天奉二公深恩
偉績有利於吾藩如此子曷辭文某庸記其石俾煇
刻諸石非徒求二公之盛美亦將以啓天後之官於
斯土者匪曰佞

山東貢院

山東重脩貢士院經始於成化癸卯春二月無所
入歲夏五月某日辛功其爲日凡有二十至公堂
明遠棟則因其舊而稍新之受卷者皆對讀四
所分列堂之左右其視舊廣三之一監臨提調監試
凡三所咸有序次而供給所則置於堂之東南隅此
簾外也簾內考試官校藝有房而增置者又六間東
廚五間至於舉子場屋舊嘗以蓆舍爲之乃易以板
凡千二百有餘間嗚呼至矣先是巡按監察御史
蔚宋君經以歲將大比詣院視之顧其地隘不
容衆吏文用

至不旬日而與之氣嘗以老成練事有在
者其地直價手再倍得民人馬良等十
丈五尺表四丈餘遂成茲舉開陸而廣
煥然爲一方人才之壯觀作入之功不
事者通府徐君璫而工匠力役之衆不
月大經書京師乞東齊壽光劉某爲之記嘗聞人
才之秀鍾乎山川之秀而成也則又恒由於君子
風聲氣習之所著通天下古今而然也竊以山東爲
古齊魯地山則泰岳川則東海而孔曾孟之遺風餘
習萬千載爲不泯漢唐而下名士烈夫產乎其間
彬可考則夫善觀人者宜以爲何如燕之角荆之幹
粉胡之管吳越之金錫惟產得其地而爲材爲美
何爲獨不然今朝廷設科目以網天下士而士之
抱奇負異以人才自命者固不由科目進况山東雄
藩密邇京畿元非他方比者乎余以重脩貢奎院爲
諸君作人之盛事既紀其實而因以及齊魯人才之
所以盛蓋不爲無本非誇也

榆林衛新建廟學記

成化壬辰春巡撫右副都御史青神余君士英言

安之榆林地本春秋白翟所居自秦漢置於胡元
所建置入國朝永樂初守臣言此虜賊間出沒焉奏
築營寨集軍望守積三二十年來城郭漸多宜於茲
建衛置學以宿重兵以訓武備與戎卒之子弟俊秀
者俾讀儒書知夫尊君親上之義操射安內豈非經
理邊陲萬世之策哉疏入 制可士英多即城之西
隅衛之右面相地爲學宮心畫指授已有定規未幾
升秩總制關陝而去丙申春浙右于君太用以右僉
都御史繼鎮是土詢謀於衆首舉茲事乃訓百士召
飭五材陶人效勞梓人獻工並手偕作次第告竣爰

自大成殿庶靈星戟門文昌之祠備敬之聽而神之
庖庫備矣自明倫堂東西四齋生徒講肄之所燕廩
之舍而人之庖庾備矣又於學之西爲射圃爲內外
舍以處生徒及有業者周 若干堵皆黜聖塔輝若
千丈皆文石殿若干楹皆 若聖賢有像祠祭有器
凡百制度煥然一新猗歟盛哉却是役也非少監張
公之捐金網或許公之協力介右都之成始丁僉都
之成終何以就此大功非都閩郭榮指揮彭剛鎮撫
何英以分董其事何以能二月始九月終即訖工
一時子弟環觀盛事莫不忻忻然願學衆至數百人

遂禮鄉進士紀溫司教事意窮邊絕徼學校有司
可觀固不可無言切惟自昔武衛之教讀孫吳韜
之書謹坐作進退之法挽強引重越騎運槩乃其職
也而乃興文教於武衛者諸君子意豈不曰吾儒之
書文武並寫若易之師出以律否臧凶言之不徒於
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詩之是附是辟春秋孔子
夾谷之會禮天子出師受成於學執有罪釋奠於學
其書所載則仁義之言見之於用兵則仁義之師至
其所以爲教則孝弟忠信之行也今使武勇之子弟
皆讀儒書明仁義之道脩孝弟忠信之行熟之於平
日用之於緩急知義利之辨得逆順之決識定志
見危授命於以親上死長安內攘外雖制挺以捷戎
虜於指顧之間無不可者又豈孫吳武藝之足云哉
功存社稷名震邊陲此建學立師之大驗諸君子合
文武而一之之盛心也諸子弟勉乎哉

古直先生文集卷之十

序

賀唐君東原陞吏科左給事中序

西蜀唐君東原以明經進士拜兵科給事中既而轉
吏科歷職有年矣操持行業爲時所嘉頃者科之左
職缺人吏部疏東原履歷請補之制可同官諸君子
翕然稱宜相率舉薦以賀而屬文於予予喜東原之
爲人可與談道義者固不以予言爲迂昔孟子曰有
言責者盡其忠忠事君之大本也有言責者今之
事中是也國政之失得生民之利病官師之賢否

當言也然言有體惟求其當而已若泛泛然以
是欺心也翹翹然以矜奮是近名也拘拘然以瑣屑
是識卑也究其用心動爲身謀於忠乎何有惟知體
者不然一有所論求切時世之急務而心不欺求盡
職分之當爲而名不揚求關天下之大計而識甚遠
斯爲之忠者與進是以往或典邦政總臺憲任台輔
而庶績以熙綱紀以振化原以敦者率由是推也崇
勲過烈超然爲世俊偉光明之大丈夫焉何莫非忠
之所發邪東原文學老成而忠厚之德又信於人人
其必知體者乎雖然君子終日乾乾進而不已豈以

第一等事讓於人乎故予不須濬告也矧方今
聖天子在上虛宁求賢宵旰圖治正大君子不世之
遇秉原日近清光之下盡諫其遠者大者以事事焉
予以菲陋忝任輔臣時侍講帷執經勸學每以古之
明主納諫之盛日惓惓告焉是知今日必能容直言
矣秉原勉哉

送青陽王尹序

夫君子出而爲世用也爲天子理庶政安庶民登
先乎公亦莫先乎仁公則明明則通是故宅公心
意不萌也協公論視聽不偏也治公事私家不營也

在公門貨利不言也當公法親戚不阿也奉公
嫌不避也天下之事一於公則何事不可理哉仁
民安則化行是故不暴賦不橫斂不濫刑不啓
不任情不撓閭里不奪民時臨蒞之際一於仁則
民之不可安哉公以理事仁以安民其見古之人
在史冊者不是過也青陽本漢涇陽地至唐置本
南接九華北遶大江人物稠夥而有訟不讞租賦
穰而聞令必集蓋南圻之鉅邑是歲有六月古易
君布德自國子生得斯邑尹夫以七品之貴千室之
宰緋衣銀魚銅印墨綬一介之士一旦釋褐而

是亦榮哉布德冢器憲爲國之賓爰是戚畹都督
公輩內交於憲者咸往賀之而屬言于某以爲行
某聞宋楊元秉知青陽時蒞政公明無入敢干以
胥吏縮手不敢舞文又聞唐韋仲堪亦知是邑慈
愷悌圉民以仁不尚威嚴民用胥悅夫揚以公而
理韋以仁而民悅千載之下昭昭芳躅布德奚俟乎
遠求哉苟公以理事則青陽之士莫不曰今日
元秉也仁以安民則青陽之民又莫不曰今日
仲堪也然則布德其亦揚莖其人乎其亦古人乎
何必嗚嗚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傳曰伐柯伐柯

不遠來請有德以之

致仕孫方伯壽八十詩序

幼而學壯而仕老而歸此儒者出處之所以爲正也
哲人君子之所同顧也自利祿之途開而人於其間
反其所爲幼焉不學或不知面牆之羞壯不及仕乃
營營營息耻以徼倖進而其老也怙寵驕奢卒以貽命
戀之朝而不顧此後世之士所以鮮純德而尼善治
邪正互攻愚良交刺紛紛無所底定有以哉福山孫
公際時始而學中而仕終而老歸其始不愧所謂儒
者出處之正與公少頽敷持重不與群衆伍長知

自六經語子孟庸學史漢以下之書無不讀而老
于踐履其發而爲文浸尋平簡古脫略乎九竒一勝
長老咸高重之以爲不可及不數載乃以禮經冠
薦越明年連捷進士第如拾芥時公年甫弱冠是不
可謂幼而學者與公旣以名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於
是以其所素學而施之政果以能官勳當道而少孫
石首楊先生薦公守徽郡公在任前後幾二十載
和遇良善威信折奸暴聲之所及風振草靡而人
不化時其稱之旣而遷江西右方伯河南左方伯
有惠澤露及然人甘棠之愛信可徵已嘗是時人

勳名事業流布四方朝廷嘉之天子稱頌之是
壯而仕者與公嘗以取者不知辭者之爲得而身
知還又不可獨負于先達之高論自以爲老矣以
退再三浩然迴駕既而歸鄉閭屢築持敬宗族于
而教膏之于以頌 聖朝之德音歌太平之治化
暇則杖屨逍遙放情肆志盥清冰濯涼風蒼髯
橐而有之此則其老而歸歸而樂樂而忘天籟之自
然固衆人所不知而雖公所有不能以語人者然前
公之所爲其足勵後學愧冒進啓悟退而大有功
於世教者與明年公壽躋八十正月念一日某初度
其子珪以黃門出使使道東遂稱觴獻壽且有日而
祝願之辭乃編索於朝之大夫士或美其德或及其
後大抵皆南山之壽錄既成叙而引之余則以公之
平生始末超絕于衆人者以書其端公衆詞大理丞
與余爲舊知而珪之次曰璿申干貢士曰璣中書
入三人者皆進士而璿則聽試儀曹申科可立侍
堂之日雖兄弟有離合之異而公之心與樂已
孫氏之盛如此哉

賀新安汪翁承直壽詩九卷序

國家承平日久天地之氣磅礴春和蒼生席于仁

之域而昔者見德者屬跡優游山水不
十之八古謂山人多壽故遊迹南山而須眉皓白
水有潭而壽至百齡亦以鍾山水之委然也况
和之氣而棲蓬勝景者得無樂角山菊潭之比
新安山水名天下風氣淳靡潛川又新安勝地
汪翁亦奇居之翁生于洪武乙丑當天下一統
大亨貞元之氣已合者生眉壽其在是乎翁早歲
江湖經陝晉游齊魯歷吳越足跡殆徧天下家產
于疇昔而稼跡故鄉天下事一不嬰懷山顛水涯無
日不往往輒醉歸陶陶以晚解於清和之氣所以
保而助精神者不可爲數是以眉壽九考鶴髮
人人見之者訝爲神仙明年七月望後一日定其初
度辰也禮部司移方君良弼預壽南山之祝以爲
壽屬予言之予高翁壽而未雨者乃以良弼自來
何爲者邪曰善人也義人也年高而益謙躬量而能
散邦人無不敬愛者予嬰然以翁之壽其在茲邪
未可涯涘也庶幾予猶見之禮八十者天子後有
馬則就其室今天子者老負杖推恐不及期願
老往往相接而相送者邇方安知他日不
之不邪予謹書此庶相見之有期也下

贈梁參政序

領百十有四之郡臣巨藩也參一面之政大事也
躋三品之職大官也大事也巨藩也大官也一旦而
萃厥躬非實有以過人者焉能至是哉乃成化癸巳
冬陝藩參佐適缺其員上謂吏部若曰邇年關陝災
害荐臻加以師旅民不勝弊若其慎選才賢往參司
事毋忽爰是尚書尹公承命唯謹乃博詢於公卿

大夫得一人焉兵科部給事中梁君廷美是已廷美
崢嶸自進士給事是科以晉今職逸眾之才離倫之
行聲聞于人也久矣今於時政得失屢有達明君子

謂其有

之自然其參是藩也

諸君子

之言以贈夫

即古所謂

遠之任以統領野

長為使

為參政參議一方之任

賢而用

吾友相所自選任且至重而不

陝藩為部八為州十又六為邑九十自古有二山阿

誠非他處可擬四三年來稼穡不秋水旱為災

侵犯元元之荼毒萬狀有不忍言廷美之任宜不

而速推其素所以過人者而施之其利所當與也

害所當除也其賢所當進也其不肖所當退也

可以禦侮某政可以蘇困舉其切於行者而參之
長同寅時恭而行之吾未見其有不感者仲由曰如
之以師旅因之暴肌理由也爲之止及三年可使有
勇且知方也注天之賢才不粘於聖門而其所值道
有如由之則其賢亦可舍由之賢而不希之也哉吾
今試以之於天下之心也迂美矣爾爾將官不止於
參政之也天下之事不止於一面而被于
天下矣六經也天下之所望顧不在此乎

都門別吾園詩序

有一言而可以盡天天之道乎曰始終而已有一言

而可以盡入之道乎亦曰始終而已不始其始終
其終不終其終從始其始終終始始斯謂之全善矣
矣夏長矣天之道始也秋斂矣天職矣亦天之道也
也使天而不始則不春不夏萬物皆由而生長
而不終則不秋不冬萬物皆由而收藏必矣而
而秋秋而冬四時代序以成歲功所以天之道
而已矣人與天未嘗不相似弱齡之際修于學
學以立其辭以廣其業由是而效用于時也
於內內之職以修服職于外外之職克舉功成
遂矣歲月云邁老之將至則退休于家終身

不仕則無始矣與其早於斯世使老而不仕則
圖祿位而蓄害至矣必始終進退而不始於
所以人之道始終而已矣藝文之道以畫入之
如此徂歲冬少司寇泰和曾公時昇以年踰下
初爲懸車之圖六曹九寺卿位咸勉留之不可
後聞 上憫其誠特命所請史館劉子蘭之曰
今夫天下之士居則歛大廈衣則願文集
則願官則願極品勢則願烜赫富貴則願長久
而心逆言似而行違患得患失就利避害
一旦而去之哉公之高不可及矣公

始以進士主刑部事則不阿不撓蓋有初也自正郎
出叅大藩歷左右布政復入佐執事耒耨而退蓋有
終也矧賢能之舉清白之操歷官四十餘年終始如
一日非執天道以盡人道能如是乎傳曰功成名遂
而身退天之道也公其以之敦恬退而勵會濁公其
有功於世教也大矣千載之下增光簡冊其有功於
吾皇明也遠矣春和冰泮命舟南首大司寇王先生
不忍一朝之別俾能繪者爲圖能鳴者爲詩蓋轄于
侈大二疏之心也公之合美於是乎其果不可及也

或謂子曰世率謂人不可必得者壽而致壽有
乎劉子曰有君子賢而已矣質而壽者何厚者未
于物是也彼巧言以飾躬非質也令色以悅人非質
也汨汨於繁文非質也躬乎文繡非質也目乎綠色
非質也耳乎淫聲非質也口乎甘脆非質也心乎貨
利非質也耀乎輿馬非質也悅乎便嬖非質也凡從
事于外者皆非質惟處己厚重不遷乃爲質厚重則
一出入一動一止固不本於德不遷於物則所以
盡其心其精神也吾之壽者皆不爲矣亞字質
而弗壽者其精神也吾之壽者皆不爲矣亞字質

冠族由上世以來代有顯者大父仁富嘗與伯溫劉
先生遊父原善嘗與南京魏先生遊流風餘韻嘉言
善行鏗鏘後人之耳目間博至鼎鼐則惟事乎耕讀
不尚表襮一以古人自處故時人日之曰質翁先生
隱蕭山之間情與物接弗求聞達有勸之仕者不應
有招之遊者則曰唯唯有援之翰粟補官者則曰吾
自有樂地胡爲乎是每出則鄉後生輩指而後從
此質翁先生也所居有勤樂堂中惟貯圖書
南書屋屋中惟貯琴棋有水東別業業惟農具不
亦其所爲事不外乎皆是哉發已壽

曰其初度之辰其子洪遠達膝下不勝感慕之
都下之名公才大夫求言伸後天之祝俾劉子文
首詩不云乎矧日之方升如川之方至如南山之
如松柏之茂諸詩之形容盡之矣俾爾昌而熾俾爾
壽而富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則斯文所以頌
之者屬有既乎人所不能必得於天先生獨得之者
有由然邪自是踰七十而百而千而萬誠不可以數
計之矣洪端重不克肖質蒼播顯揚之令聞遂獲
寵于方來蓋將有日矣庸書以俟

贈翰林侍講陳先生之南京序

祝融持衡炎令四赫爍石流金顧我無所一雨驟至
則塗潦如河而時息蔭大厦苦尚不勝先生何欲南
之果也曰吾意固不辭苦也意者金陵自古佳麗有
鍾阜長江之山水闌江涵虛之樓閣鳳凰之臺白鷺
之洲叢芳勝跡不一而足可以登眺可以采汲可以
倒壺觴可以追逐雲月盡人間之樂固莫尚於斯先
生之欲南也其意寧在是乎曰吾意固不耽樂也今
夫 聖天子在上六經畢會於心萬理俱窮其極大
啓經帷無間寒暑先生入講敷析二帝三王治天下
之大經大法皇帝王伯之分與夫治亂得失天心

擇錫齋餅繁士而際此亦云榮矣彼或宵人附勢
進而弗能者尚夥胡爲乎先生欲舍此而之南也曰
吾意固不圖榮也天順丁丑先生以第一甲第三名
入翰林爲編修纂修 英廟實錄成進侍講人皆曰
先生以修正之士逸衆之才又加之以學問飾之以
文章且當 朝廷求賢若渴之時請之少頃則六曹
九卿必據左矣夫何欲南之速也曰吾意固不求貴
也苦不辭也樂不耽也榮不圖也貴不求也然則先
生之斯行其意安在曰吾家有老母八十又二定省
曠而音問踈亦已久矣吾吳興至北京四千餘里吾
毋聞吾欲迎養于此京則語人曰聞之者莫不笑矣
數歲額不挽今吾攝職于南京道里甚遠也其
迎養吾毋庶幾其一來乎吾報國之日長也
日短所以斷斷乎南行弗疑者此也其不聞者言
之曰孝哉其人乎今人得利而忘親者多矣
違是也安有心乎親而不以苦樂爲念者多矣
孝哉其人乎孝者弟之本今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
苟能以先生之道聞于上則自南而轉之北以
曹九寺之左席其如視諸掌於是諸聞先生感作
以美之俾其序之

贈翰林修撰羅先生序

或問曰今世衆人之命儻宜莫先於翰林者乎
者率多迂而固克集事何也某曰不然子大夫也
吹其凡而失其真且方今甲科既稱得人士之
科者皆自鄉薦而來與南宮之選進對
及第三人獲入翰林其次則精選諸進士十餘人入
翰林
翰林之爲庶吉士士之得官翰林佳此二途士之
至
迂集事者又何如人哉某叨祿翰林今二十年前後
同寮相慶何嘗百輩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高棲士人

平視當世膏澤吾民克舜吾君其植志之高有如此
者爵祿不可誘也貨利不可餌也權要不可屈也當
貴不可淫也災涼不可移也臨難不可變也其守身
之嚴有如此者天下之書無所不讀天下之理無所
不究爲詩若文必韓柳必李杜宋史筆必春秋必綱
目上以藻飾太平之盛下以爲一時之事一言一
字無不可觀其立言之妙有如此者內則文淵閣外
則六部九寺或藩臬多翰林之人正佐其官程功積
事鉅者舉其速者大者卑者舉其近者小者其修政
之勤有如此者某未見其迂而弗克集事也問中一

二則物之不齊從昔皆然豈可槩而迂之哉夫嘉禾
千頃必有根莠喬木千林必有曲榦豈以曲榦而曲
榦其喬木根莠而根莠其嘉禾迂其迂不迂其迂
吠聲之人可謂厚誣也已泰和羅仲明先生以天順
己卯領鄉薦而來至甲申途捷南宮廷試賜進士第
三人入翰林為編修以纂修國史之勞進修撰植志
之高守身之嚴立言之妙俱如某前所云使其昇之
以臣位則修政之勤不可過已某恐吠聲者又將曰
儒於翰林者迂而弗竟其事肆於友人蕭黃門之索
言乃為書此

於通州學正柯邦紀序

莆田柯君邦紀自胄子出典揚之通州學詞林諸君
子咸作詩以侑祖而以卜氏之任屬於予夫邦紀者
今學士孟時之弟其也始其來京時予造拜之見其
侍孟時左右坦夷和平仰弗僇于度頗稱僭于禮粹
然其質之良也溫然其義之恭也確然其言之精也
與之道古今山川地里人物如鑑之照物水之赴壑
九之走坡臺臺而不滯也予心識之以為孟時固
世士大夫之所不能及而邦紀亦遠且夫之器也
無何天下以學官聞告于吏部邦紀言于孟時曰

聞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委夫君子未以名位
先寵小人或以爵達焉何厭今夫夫者來位國又之
所願也然有命存焉不可以非義致也嘗入之所成
愚之所重也得儒衣儒冠坐於講堂之上雖成其
才以爲治天下之本官雖卑於鎮亦足於造物者亦
不見強請往試之乃詣天曹之署群諸生而角之矣
思優等得今官嗟夫今之士大夫之憑藉兄弟之
聲勢與得以獲顯官豈有矣其去邦紀豈直燕
越哉宜子討叔諸君子長篇短章以美之而矣儼乎
言之諄諄也夫與此一郡之師師之所教者其書易

詩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道先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之道而類實思孟周程張朱之言也其用則
舉而措之陶治生人歸諸其極而已彼弟子之贊美
者善誘驅使之自立在愚不肖則破訂之使之自反
而人才其有不咸乎師之道如此而已古之大學所
以教入者此也孟時以狀元學士見重於今世士夫
夫者此也邦紀矣候乎他求哉雖然不聞來者不
若求諸今求諸遠不若求諸近孟之言之精明道
之篤致用之周邦紀自少底長自朝至暮皆及見之
皆所素講而體之於身者此行不其必有矣將

郡士子沐時雨之化坐春
彬然出爲國用則近不愧於孟時遠不負於古
大師者矣兄弟立朝種善無疆之業必於人見之
紀哉翰林諸君子曰先生命邦紀近法其
言其亦有所本乎余曰有之本於詩詩曰伐柯其則不遠

贈大興尹湯君宗遠序

今內外諸司之難理者無踰于京邑何也彼版圖生齒之繁租庸貢篋之夥有剽煩之才者可理也人情變幻之累獄訟不平之積有折獄之才者可理也宦勢要之憎小人詐譖之撓有應變之才者可理也風氣習俗之偏啼飢號寒之苦有裕民之才者可理也環天下邑而有此則列于上號于下曰難治矧京邑而爲難者皆萃乎余宦京師二十年見尹于是邑者非不才也然安於始者必危於終出于此者必入于彼支持彌縫竟日不暇笑談之間戈矛存焉堂奧之中虎豹在焉出入之頃陷阱匪馬職是而不能綏厥位者十常八九余未嘗不澄心靜慮以爲尹京邑者雖有剽煩折獄之才應變裕民之能而始終以觀心爲之其殆庶幾乎今年古長湯君宗遠者太學生

來苑是邑余聞之甚喜且懼喜者言居之之下
以施其才懼其有前數者之難恐以沮其治余固不
能不爾也或曰子之所喜懼固厚矣譬於地之於草
莫仁於羊腸莫不仁於康衢水之於舟莫仁於瞿塘
莫不仁於溪澗今夫大興天下之羊腸瞿塘也居羊
腸瞿塘之險者豈敢心輕躁以自恣乎而尹大興者
固亦如之天下之邑天下之康衢溪澗也居康衢溪
澗之易者豈能不玩愒而自肆乎而天下之邑者或
亦如之居羊腸瞿塘之險則能全居康衢溪澗之易
則必覆生於憂慮死於宴安或人之言厥理明甚宗

遠思京邑之所以難鑿前入之所以失而始終以懼
心爲之則職舉矣斯職既舉彼內外諸司不足爲也
雖守一郡一藩佐一部一寺不啻杞移而舟行輪運
而車轉不勞而理矣余知宗遠之居斯邑蓋將玉成
於遠且大也宗遠予友翰林陳先生姻戚家也先生
予所厚者沂先生之厚而及宗遠焉乎不叩其兩端
而竭焉宗遠其無感乎言之過乎規

子孟太守挽詩序

君歿後十五年其子晟萃諸公所爲哀行謁予曰先
君之平生於是乎見也於乎某猶憶十二三時有

知吾郡撫其背而訓之曰是子可教乃達晨興
今古水覺菴劉先生學是故欲聞君之實行感念
昔人事變遷又二十六年歲雖不索尚欲有言况昆
索之速乎而某又誰辭乎君諱迪字公輔代爲太原
著姓其先實鄒國亞聖公之後自曾大父以來皆不
仕君生質幹修滯器識弘遠博學能文弱冠即有聲
縉紳間永樂戊子舉於鄉業於甯監筮仕初同知蘇
州府展采錯事大有過人時逋逃之民所負公稅甚
多破產業鬻妻子償之猶未足君枕章極言其故詔
止之小民賴以全者甚衆吳民若小若大皆大畏服

未幾以丁內艱歸服闋轉嘉興君至初適有水患民
用流離就食他境君親巡行境內多方招徠卒致後
業土豪平康者衆衆山林間擾害良善大肆兇殘鄰
邑有司罔知所措君即抗章以聞 上命御史金
等往勦捕之元惡授首民用康濟正統改元吏部奏
九載滿擢知青州府令行禁止布德施惠先是有擾
化而蠹治者皆爲之屏迹先是有貧困而不能自存
者皆爲之植立每早蓋一出吏民遮道再拜舉手如
額曰我仁父母也某猶及見之其秩滿當代民無
雜數千入伏闕稽首而君歸志已浩然矣白於

者懇乞休致遂得歸其鄉里日與故老相娛樂
他慮又數年始物故嗚呼惜哉今諸公哀視之材
道其人或諫其行嚴然如親見之可謂難得矣彼
之才大夫抱有為之志抑馬窮焉不得一施其所畜
是故可恨若君者隨其所寓編民徭濟水患除盜
患窮民有膏澤以及其人可謂無遺憾矣况諸公哀
挽之什亦足壽君於不朽哉某故序其所親聞見者
如此

壽蒼竹先生八十序

歲之小春前二日慕竹先生辰與子錦里三族

右戚四方勝友俱未至不結絲不吹竹不擊絲豆間
惟植一修竹而已先生烏帽錦衣靈鬢童顏掩中而
坐曰蒼展吾八十始懸弧之日也吾處世八十載久
寓壽鄉乃若珠玉錦綺珍禽異卉可喜可玩可惜者
見而厭之惟於此君焉是宜是故環吾居四旁有竹
萬竿視其節凜然不屈則慕夫剛視其形癯然以修
則慕夫清視其心洞然無隱則慕夫忠視其處相林
以林則慕夫義其他比德者尚多吾心慕之惓惓因
自號曰慕竹昔宮僚者嘗賦竹以壽人吾今取吾所
目擊者以自壽庶乎無忘久矣遂繫印歌曰勁吾節

兮虛吾心抱夷齊兮清吾襟霜不蠹兮雪不侵
雖兮長龍孫時塔下有儒兩生拱而立一曰綠野公
一曰進賢令前後捧壽觴而晉既三行後老萊子例
被五彩斑斕之衣舞于庭上且舞且祝曰願吾親兮
壽南山願吾祖兮摩銅狄應多福兮等陶陵身康強
兮如盤石爰是祖孫父子高歌拜舞於庭之上不知
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易此也忽聞門外輪蹄之
聲雜運出而迓之乃向所謂三疾在感四方勝友者
偕至入而長揖於先生見其祖孫父子俱霑酒相與
嘆曰若錦里之人其醉鄉之徒歟壽鄉之徒歟樂哉

袖中各出所有且致後天之頌曰松江之濱生此偉
人積善能聞貴子賢孫白首八旬荷天之恩鳳勃龍
文衣錦腰銀老壽精神百福來臻百福來臻百歲千
春頌系既有笑於列者吾徒胡為乎諄諄也請立言
以求之庶見先生延齡之自二子孝終之誼僉曰宜
肆具顛末以聞於太史氏劉子劉子曰是舉也不徒
三槐善慶有足徵者至於我國家百年仁化麥洽
於九有亦足徵焉不可不序于縑以傳慕竹先生
某名麟字克溫封大理寺副其父也綠野公名麟
宗吉廣東提刑僉事致仕其子也進賢令名屏

原由漢士令進賢其孫也

康直卷先生壽七十詩序

南陽有某先生者以直名于泌水之上居家理者
崇信且義讀書務通其大指者僅双刀稽事有爲之
者辭不應人有寔者難者不俟其求急濟而拯之必
已事人有爭訟弗直于郡邑之庭者必之直者直焉
先生開誠論道凡甲可乙否此是彼非一一爲剖析
之不少假傾而人得其論曲者亦愧服而去或曰春
秋謂武子直言必不免於難又曰子好直免於難然
直言人之曲直直者得矣曲者能無爲賈禍之階乎

先生曰不然人之生理本直吾性然也觀欲何而生
乎吾弗能已不爲變爰是才士大夫皆以直名之先
生亦自爲號今歲重陽值先生七袞初度之辰一時
朝紳咸詩以慶祝先生之子某嘗爲余言初先生受
翰林之封命下則此日其尚曾大父之生亦此日
諸福具二喜祥是豈偶然之故哉司造化者固將有
以報其直也夫直之爲義大矣哉昔宣父謂史魚如
矢直臣也父子相隱直子也弗友便佞直友也直
而行直民也一微生之直即有執節之義然則
生之直符者天子之訓於千載之上乎直者

髮烏帽，戴履，博遊於天下，其志不與時合。其侍講，經帷編述，史記無不悉古。其學多而用之已而顯揚可遠且大者。朝廷剛先生之直在。先生時古希而中壽而壽，而壽而壽，而壽而壽，而壽而壽。有以剛先生直於方來，事傳曰：德不孤，必有鄰。言曰：直報，直厲，以訛言者，于時事，天下往世，知我明之有直躬者。

古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序

會試錄序

皇上嗣太平之曆，于茲五載，乃春二月，禮部尚書臣
文侍郎臣安以是歲開科，天下之士畢會于京師，及
於其藝文以伺考試，預疏以聞於是。上命臣某、臣
古往柄取舍而分考，則臣朝宗、臣永通、臣健、臣東陽、
臣岳、臣鐸、臣敏政、臣經、臣序、臣璿、臣順、臣演、監試，則
臣棻、臣雙、諸凡預事者咸束其人，以充臣某等既受
命，即詣至公堂，胥訓生胥戒飭以爲國家之盛事。

在茲億萬載太平之基在茲茲而弗謹非夫也乃從事于披目視靡頃刻或違文卷凡二千三百有奇慎選其優者二百五十人臣某非敢專導宸斷也臣

某竊惟天下之生才不一翦小才焉有大才焉才須學斯充故有小學有大學焉學須試斯知故有小試有大試焉試其可斯用故有小用有大用焉夫論才豈不曰一善一藝一事一言而人未必無可取此其小也大其道宏其德深其謀猷周其知能廣其施設此其大也才有小大不一本乎天也古者士於幼穉之時先入小學其於洒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書

數數者莫不習而行之及其既長窮理正心修己治人顯治大學之道以藝文爲末技學有小大不一存乎人也藝文雖末乃其外見者是故歷代選舉據此以別士之優劣定取舍焉且士自里選什于邑若郡一邑一郡士也邑若郡選其優者升于藩一方士也藩伯聘儒官選其優者升于禮部禮部請詞臣選其優者貢于大廷策其三等賜名曰進士天下士也天下而與一方之士偕試大而與天下之士偕試試有小大不一選士之法也試其可而後官之始而官試下執事之列限以識務以觀其能稱職否

之大其用以輔理承化康保生民用有小夫人之法也夫方官人之法雖非一途而特重進士之科今爾二百五十人既捷于會試矣廷策以賜進士不日有也尙自小用以馴致乎大用以推其大學以展其大才以無負於所謂天下士以基我國家億萬載太平之盛是科之先也曷哉小固不知是也會試豈爰以諸凡預試事者及士之姓名與文之優劣輯爲錄臣其敬序諸簡藉用告于上焉

贈李溫州序

天下無不可治之民無不可化之俗無不可爲之事顧人自爲耳老古之郡守以循吏稱者廢績布在方器如祥瑞自以爲不可企及敬之如神明爲不可儕輩然覽其政跡歷歷皆目前事人人爲之處處皆可施之非離倫出世者所爲亦非挾山起壘者之異味乎此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而祥瑞而神明之也時望承累葉道德之傳履恒久彌固之行浸潤以葩經動搖以文采自進士志地官事晉員外郎清慎公怒既三載朝廷賜勅旌其賢公大司徒楊公嘗謂予曰吾屬官雖衆盛如宗遠宣多得邪茲其出守溫州使勉而進之於古循吏不難

到也夫溫郡爲東南巨都會控山帶海利兼水陸寔
晉王羲之謝靈運遊宦之所宋王忠文公所產之鄉
前哲雖往流風尚存其民易治其俗易化又增之以
時望之高此予所以有循吏之期也循吏者奉法循
理不尚威嚴而民自化戰國五入西漢六入東漢十
二人唐居十人宋不下二十人我明大誥所載十三人
然此皆人也所爲皆人事也以人而行人事人自不
肯耳公以行之勤以副之吾何古今後先之間焉時
望最哉俾天下後世目之爲祥瑞爲神明而彤管猶
吏之書不乏其爲吾道之光也大矣乃若晉秩增祿

非吾徒所豫計者茲不及也

贈醫士黃先生序

壬午秋內翰邢先生奉命典考應天府鄉闈既勤

既慎事用就緒比還遂得疾先生進一二醫流治之

某曰用某藥某曰用某藥皆未獲取效予時一再視

之雖不知醫亦謂治之之法未善也適道祀山陵道

過先生所言別見其自下黑氣可掬呻吟之聲不絕

幾至墮淚往迓凡二旬如負重負于背者曰雖不言

心實危之祀事既畢急往視之入其門臆獲所忻如

也造其室和氣煦煦如也及與先生言聞聞如也

裕裕如也。食飲起居不異平時。及慰子不仕。

苦子叩其始末。先生曰。敬惟揚君楚祥子其殆哉。

始楚祥來治疾。適衆醫。後于心冷氣

之襲于外。肆致此疾。况今。宜散之藥一

進而病勢不復增。再進而病。又進而沉痾去

體矣。微楚祥子其殆哉。子自。于沒齒皆楚

祥之賜。登日。謀所以禮酬之者。按陳緝熙編修

江東之既。予四人者。謝先生再拜奉金爲壽。楚祥笑

而置之曰。是惡不相。也。五。時。病者。病

者。手輕而重之。緩而急之。以嗜利者之論也。予稍以

文。爲用此。爲得片言。以惠足矣。先生曰。諾。居無

何以憂。西上不得支。乃俾予代言。以予數口之家。客

京師者。幾二十年。侍楚祥而疾不能爲。患言其一辭。

夫古今之稱醫師者。辨脉用藥二者而已矣。父常得

物明理。而有本草之經。黃帝爲民立命。而有靈素之

論。元聖論湯液。以齊量五氣五味之配合。周公叙

職。以參酌九藏九竅之動變。武王之養疾。嘗審其力

之所能。勝素王之慎疾。不啻其心之所未達。此六聖

人者。知脉之不可辨也。藥之不可苟用也。汲汲爲

爲言論。以啓連字世之入今世之人。所傳者。雖或有

後賢之附會要之其原皆出於前古生知之聖人
祥多讀前聖之書而深究其義其賒賒也毫分縷析
祭之極其精其用樂也隨手探之施之極其當樂者
不良輒走市肆不惜重價購之斬以愈人之疾人之
疾或未愈即至雞嶺如已之疾必底于瘳而後已足
以流聲於天朝馳譽於大儒君子之門豈無所自邪
楚祥視利輕於鴻毛在衆人尚不取而况於先生先
生無德不酬而况能延己之命者又奚肯已足則先
生之酬德楚祥之却金皆義也皆可書也予樂道而
大書特書之也孰云弗可

贈揚知縣序

癸未春吏部簡瑞安揚君元霽知壽光疏入 制可
爰是壽光劉子急往拜之退而欣欣然若有喜色既
而戚戚焉若有憂色二欣一戚非得已也素有所感
也劉子客京師二十年前此邑有令丞未嘗不進拜
之亦未嘗不退而欣戚之目其貌耳其言若可有為
者固欣矣然其抵任未久總于貨蠹于政以瘵厥官
則戚亦隨之欣非私欣欣有以福乎民也戚非私戚
戚有以毒乎民也然則欣戚者豈劉子之得已哉既
而會諸吳淞之士某某素知元霽者舉相謂曰若邑

得嘉士蓋嘗福乎吾父母之邦者今茲東矣地有積
于黎庶沛豐澤於海陬信不誣也劉子聞之失喜欲
狂而前之所謂臧者繹然矣於戲陰之極者陽所獲
不之極者泰必至往往官於壽先者率以罪黜上司
者曰是邑素難治殊不知官斯土者不能自振而吾
民何辜箕子東而三韓化常衮南而閩俗更彼地非
善地也而民之從化也尚捷韓子驅鯉魚於潮椰子
窟緞蛇於永彼民非蛇魚也而誠之所感也尤易吾
知壽先之民其自特而有瘳乎入乎其與乎風俗其
淳與獄紆其簡乎逋逃其後乎田野其闢乎盜賊其
息乎蓋嘗魯之政其復虎於今日乎不能不於元
壽之行望之也元霽於黃門烏府六曹九寺之職無
所不可而僅得百里之地夫屈于此者必伸乎彼也
小於今者必侈於後也乃若世之達官貴人勢位赫
赫倏云沒焉而糞土之不若彼爲循吏者生而民父
母之歿而民蒸嘗之雖千載猶一日由是較之其果
孰優而孰劣邪元霽灼此也審矣和氣徐來動華以
繪稽勳劉某工科黃某鴻臚張某壘劉子四人者皆
出崇文門外設祖於大通橋之側酒肆稽勳劉某
子效騷人之辭以侑其行辭曰日吉兮辰良

朽梁步申兮交與蹇予懷兮悽愴美夫人兮
陳時事兮不藏夫不屑於憲府顧乃枉於書光試
刀兮餘地屈遠足兮羊腸一下車兮兮
兮布紀綱必周年兮蘇衆庶信三載兮
前賢之不可企兮允齊軀而同夢
美流斯聲實兮達吾皇促麻制兮
徜徉或揖遜兮粉署或密勿兮巖
慎之擬懸冠而情玉矣夫子之所望

東萊許先生文集序

君子之於言也無所苟而已矣所以不苟者聖賢之
心賴之以傳也爭爲之變賴之以制也性情之正賴
之以發也然則君子之於言豈苟焉者哉自非實有
所得於內惡乎言其自弱齡即聞家君道先生且曰
聖明宅天下百許年以古文鳴者四方之儒知未能
悉至於吾藩縉紳先生一人而已維時恒以不得見爲
恨及取科第來京師始得拜於館下然自視後生小
子不敢出寸見以請益退而雖喜於中尚未悉也
是而聞京師之人無不仰高於先生者凡宮觀府署
宦巨族之家屏障之間揭先生之言始偏焉

能文者總總焉自伏所有以避其鋒而人之來之
函金東帛路謁門趨得其言者不啻由金趙璧乘於
是有以得先生之大略矣既入翰林自念菲才不足
以官論思之地不復自慚累累跡其門以求其所未
見先生顧其誠出其文一帙視之曰誦此當自知也
其得而誦之有原其理者疏村故者記其實者說其
意者序其事者如人之先志者表人之大功者題於
前者政於後者諸體俱備然謂不能句句不能字浩
瀚弘博汪洋廣闊如水之行地雖而爲湖海流而爲
江河淵溪潏而爲池沼隨其小大而出之不可窮究

生何以能若是哉蓋其見道篤而擇理精本之以五
經四書之學充之以諸子百家之言不言則已言則
悉歸於正一無所苟皆可以傳聖賢之心明萬物之
理著典章之懿制事爲之變發性情之正是宣俗儒
剽陳襲故草草者可比也夫所以爲 聖明輔翼新
文者獨不在茲乎作東魯先生文集序

河南總志序

男子生而有志於四方天下事皆吾分內事胸中無
四海九州與夫古今上下千萬載事而欲俯仰於天
地間以男子稱非夫也是故古之達人太觀所以未

嘗不汲汲圖志要矣哉九丘散矣夏禹貢周禮文
以下史皆有志其間所載地理郡國貢賦學校天文
律曆禮樂兵刑藝文選舉山川風土景物名數沿革
之制以至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屬畢備
焉人得而覽之不必聚米窮轍步極荒遐而億萬里
覆載之間了然於胸中無遺圖志之不可無也如此
夫今河南爲古豫州地豫在九州以中天下聞其爲
地可知已郡七州九縣百一而都布按三司寔總治
焉舊有志以紀之然漫而無統散而未合不可以考
閱而况三司暨諸王府所在沿革封置之類又不可

偏係之一郡好古之人能無憾乎於時左方伯孫公

伯大以其事白諸巡撫副都御史孫公其學爲擬學憲

副劉君昌會詳書學聖要擬其學憲同損之

孟孟之纂而一之以成全書以使後聞會昌以滿去未

克就乃復以所纂初纂授孫公副胡君識俾續完之

未幾伯大亦遷副都憲撫巡大同而李公又以地官

少司徒召赴京時會都憲秦公其適代之然亦非藉

茲舉務底于成錄未終秦之移宣府而伯大以西

邊功陞今右都憲復至河陽嗚呼一舉之間尚果

而人事之變有如此於是復以其所未終者

學僉事吳君伯通俾繕錄成編且校正焉總七郡之志合而爲一十有一卷名曰河南總志其事詳其例精博而不繁約而不踈舉中州之地而措之乎指掌之間信乎其爲佳製作善成或者曰大明一統志曩括九有羅絡萬方亦既廣傳於世矣河南總志雖不修可也是不然夫里有志總于邑邑有志總于郡郡有志而藩司又總焉然後可以統宗會元而爲天下之總志况一統志修于天順中今又餘二十年志于昔者不能舉諸今而志乎大者或以略諸細然則茲志之有成豈特專事乎紀載而充益乎見聞又將以俟夫中秘之擇爲他日史纂計庶史臣無憾焉夫誰曰不可伯大通才博學鑄綜今古三代以下之書無不讀而乃脫略乎案牘探究乎圖志而開啓乎後來非有道之君子而胸中貯有方域者曷克爾邪

贈王都憲序

夏五月太保王公言今天下事御史爲之者十八九計其數不下百員間有憤嫉事者禍其身譴其官違違而是懲之道嚴矣百人中如某某者幾四人可崇以重任厥今未晉其秩是勸之典未行焉夫入君治天下勸懲二者攸係非細末復矢之曰惟茲四人之

舉協于至公臣敢毫髮私甘就重辟上覽奏若曰
之言然爰是廣平王克深四人之一也遂得南臺
都御史無何甘肅守臣言撫巡之人上下廷臣議
可者吏部尹公兵部余公皆曰可倚西陲重任者無
踰克深乃舉以徵上即勅克深往蒞其地且有才堪
委托之褒意未幾月間克深自北而南南而西惟所
用之于茲可以灼用人之公也其始謂大保其今之
公叔文子舉其屬爲察院而尹余二公不謀而同不
謀而同者言也言之同者心也衆心既同非公而何
謬爲紳無異議夫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雖歷千百

取以爲直衡繩物也人皆曰則有以共公公耳克
深能以公譽而來公爲此所以當重任無疑也昔漢
幸武賢嘗守酒泉陳破寇之策獲璽書之拜晉司馬
望持節督涼州威化明肅唐李太亮安撫西北行虜
慮實利之謀克深於是三公其賞同其地同能以三
公所行者行之是亦三公而已矣夫能追躡於古三
公則於今三公之公舉庶幾無愧龍圖長城之說將
不曰復西而東也驛迓其至

贈李德馨陞江西副使序

法原于一而散於萬殊一者仁義是也萬殊人情是也法而不本於仁義則失忠厚惻隱之心而流於慘刻必濫及無辜人將何所措手足乎古之聖王謀公詢九寺咨羣吏訊萬人蓋欲盡吾此心必不得已焉而致于法彼自絕于仁義故也人生多欲而趨亂使人情而不齊之以法則臂者攘足者馳勇者併力者之食智者兼愚者之役泯泯琴瑟莫知其極必相率而為禽獸之歸是故不得不齊之以法而法必原于仁義傳曰法者天下之平也其是之謂乎我 祖 宗 定 制 斟酌 唐虞 三代之法 之意 書 曰 作 會 同

設刑部都察院外設按察司以司天下之法百餘年來朝廷恃此法以為治天下恃此法以安教化行風俗美紀綱正人倫明際天極地靡敢為亂者以有法為之維持也法立于上固一定而不移法行於下者久而不能無弊也德馨居是官且以察為名夫豈無謂彼有司之貪墨當察也吏胥之毒弊當察也吾民之飢寒當察也奸猾之豪橫當察也盜賊之充斥當察也案牘之未清當察也流逋之未復當察也暴斂之未息當察也凡此人情萬變不一德馨察之審而舉行之不以喜而寬不以忿而猛不以勢而屈不以

貨而弛不以故而出不以讎而入不以苛為德不以
刻為能一以大公至正存心而高夫忠厚惻怛之意
此非所謂仁義而何哉古之所謂我祖宗立法之
意盡在是矣若曰江西之民不健訟而容心於其
間則非吾所謂仁義之說者矣特為祥刑乎德馨
備仁服義吾之鄉人也素明于刑於其往也故與之
論法

都門別意詩序

始終進退而無愧君子處身之道也歷矣具斯德也負
斯才也博斯學也獨善其身而不仕不可也位既崇

矣道既行矣年既邁矣胸襟固豁而不退亦不可也
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庶幾善始保終之道而無
愧焉我國家優老尊賢度越前代凡中外百司小

大之臣齒及七秩者皆許引年而去即禮大夫七十
而致仕遵古制也乃成化癸巳秋八月刑部尚書
公疏于朝曰臣以寒微進身進士自主事刑曹以歷
今官四十餘年展采之勤未殫桑榆之景已過之

懸車旋于故里國家莫大之恩微臣莫大之幸既入

上特憫之俾吏部議以示勸留之意公請之蓋及遂

得志朝自公孤以下罔不惜其去而莫不為自遂

公之始終進退而無愧矣公以見仁之
才博通之學處事內聖老成練達為法家
律烈布揚中外厥令未滿七秩拳拳于
且哲以保其身公共有焉昔唐白居易
致仕而歸香山與著舊籍九老之會天下
詠之傳誦于今赫赫若前日事矧四明
詩書文獻之士甲于吳越公歸其間揮
耆老倒壺籥于林泉之下歌既醉于桑
儼雅風節凜然鄉後進之士其亦有聞
乎安知不圖而詠之曰此吾明之居易也
又安知

史不書之曰此其始終進退而無愧者也
少司寇董公惜其別設祖帳于都門之外
張大以詩而俾予序諸首

贈大守劉時勉序

或問某曰仁者愛民乎曰然又問曰民亦愛之乎曰
然然必上有以仁之斯下有以愛之上下相愛之
事畢矣成化丙申五月戶部員外劉君時勉出守于
青某青產也知青之深者何為而不為時勉者本
統州邑十有四壤地千里人民衆多鱗集无川
其數自庚寅歲以後數載亢暘水陸之旱木

殊之民在在而是歲或一稔又復重斂之
盡故青之民豈但手足麻痺不仁之人也肢體麻
氣息奄奄不能自持所可恃者脈未絕耳尚不得
醫而藥之輸其氣血調其飲食時其寒溫何能久
于世哉肆執政者知其然東於衆人之中而得
時勉其亦知所自勉乎不越前所云三者而已言
以激三者不越仁而已矣是故以十四州邑爲一
貧富壯弱酌而賦役之不傷其心不損其力非
其氣血之謂乎百姓之居處服用婚姻喪葬未嘗
約道之務本勿忘前日之窘非調其飲食之謂乎

與興之可去去之撫綏保合

其時其愛

溫之謂乎夫醫而能施此三者之

父疾之人醫

之良者也守而能施此三者之仁

則之良守之

良者也父疾之人一旦而獲全鮮不以醫爲更生之

父母矣又困之民一旦而獲安鮮不以守爲親生之

父母矣上仁之下愛之而前代召父杜母之稱顧豈

誣邪至若漢之守入爲水衡卻尉唐之守入爲少府

亦當務耳某不以是事爲時寇慶也某交時勉幾二

十年知其仁恕才識足以辦此故瀕行不以頌而以

規

壽未齋錢先生序

海虞錢先生作未齋于昆湖之濱時偃息其中好讀書六籍百子手之不釋擊華焉務尋繹其指歸或曰先生可矣曰未也吾未得其肯綮也好詠詩若景象若遊樂凡觸於目而感於心者輒形於詩苦吟至忘寢食或曰先生可矣曰未也吾未得驚人句也好作字一顰一畫必適必勁積年曉暮占帖池水盡黑或曰先生可矣曰未也吾未升天殿之堂也好圍棋守土迎敵防危運策機心殆盡或曰先生可矣曰未也吾未有高世之著也好延賓鄉鄰拜四方才士大夫

至必倒屣出迓酒肴

益日或曰先生可

矣曰未也吾未盡禮賢之誠也好濟貧年歲不登三歲之人告飢寒或婚姻喪不舉施與無少吝色或曰先生可矣曰未也吾未盡仁民之心也好教子子質如玉能書而文可以拾青紫達事業也而尚立階下訓之不巳或曰先生可矣曰未也彼未能儕古賢人也好攝生寡言笑動動履雖燕居無惰容黃庭道德之妙體之不失毫髮或曰先生可矣曰未也吾平生特欲全此也爰築壽莊于形勝之壤道邇來往脫更未齋爲歸菴先生如此者七十春秋矣明年三月之

望乃其初度之辰子繡衣馳馬過予徵言壽觴予詢知所以不覺嘆曰賢哉父孝哉子父乃先言未齋其號也子乃承德御定其職也江南冠冕文獻大家莫踰於爾錢氏云

江山一覽詩序

凡有形者有可相也無形者無可相也萬物莫不有形最大且遠者莫江山若山之高者常衡泰華嵩陰陽地脉迤邐衆山而不斷者非一江之大者自豫章而下入於彭蠡爲南江自蜀岷山至于東陵會于淮爲中江自嶓冢導流過三澨大別爲北江而衆水之

德者亦非一

把之靈謂之吉

所從來

所止聚有水以

風以散之然

中之生氣以

養死者之骨

常溫煖而不

安則生者安

矣此理之自

也今夫人率

惑于是曰某

可公也某可

也某可相也

某可賤也某

可貧也某可

也倡是說以

愚斯世而弋

重賂豈可信

業業是術有

年矣天下之

佳山勝水足

囊小卷九竅

龍經靡不究

其蘊奧眼力

業所及雖三

五十里之遙

望而知其爲

其人感要致之今六子太保無部尚書白公
君所擇則其名之播於人人有所自矣詩
曰江山一覽諸名公皆有詩詠問微予言冠諸
非知地理者何言嘗觀密義俯察地里周公卜
澗謂無地理之術不可也謂可公侯將相貧賤
於人亦不可也君其知有形之形者至於無形之
又豈有自者可能相也哉

馬先生文集

君子所以有譽於今後者亦曰言之是託言之

為文文豈易言哉弗遺其特弗文也弗養其

也弗克其學弗文也粵自造書契以來世有升降而
文與之俱宋不唐唐不漢漢不春秋戰國春秋戰國
不三代唐虞如老者不可復少勢不得然也況文以
氣為主所養者正則英華之發見者亦正苟失所養
不易則艱不隱則怪不晦則誕不俚則誇其弊至於
不可言者乃若好學之君子者出遭世隆平養氣正
大通貫乎群經蒐獵乎百子浸淫乎諸史蘊於其心
發於其言沛然為一代之文其所以有譽於今後者
職斯而已齊魯之墟東有大海西有岱山士生於茲
若聖若賢若君子昭然可數百年以前不可掩已百

年已後燕三 者而一之若臨胸馬
人馬先生生于海岱之閩上無師傳獨能奮志于
日取群經百子諸究屹然窮之不釋且氣稟淳正
無間識不識皆稱曰君子為文肖其為人無所謂
易怪隱晦誕誇俚之習積益深而發亦宏不數載
大魁天下方時為 宣廟紹統之初 輕禮部科舉
歲取百人南士什六北士什四合南士士試之先生
獨占魁焉此蓋隆平之時文明之化人材之出駸駸
唐虞三代不春秋戰國不漢不唐宋也嗣是長史
局長翰苑登 內閣晉位少宗伯恭預機密潤色

六修

宣廟實錄五倫君鑒諸書蔚然諸閣鴻儒

平古為詩賦為記序為志說為雜著用字著語皆有
程度典雅新邃一歸於正惟乎中道謝世稿之散落
人間不獲覩其全焉吾然大叅邢公其按巡臨胸耶
其家索其稿僅得是乃屬青州太守劉時勉校錄
梓以廣其傳噫先生之文雖未全其所遇之時所養
之氣所學之富皆可即此而適知也彼千江之波其
水同源千枝之秀其本同本即一波一葉亦可以求
水木之本原然則先生之文豈不可即此而逆其全
邪傳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後之人故景

君子者宜有徵於斯

贈王太守序

今夫人皆曰世昌儒而文固也儒而武其難矣乎劉
子曰不然所見者小所言者固小也夫所謂儒者豈
直可文可武邪可大也可小也可遠也可近也可重
也可輕也舉斯世皆可運於掌上是故天下古今之
書無不讀也才無不備也德之益無不通萬物榮悴之理無
不燭歷代興廢之故無不究安危常變之情無不登
華夷離合之由無不貫其中所有自有大過人者昔
楊子謂魯用儒而削何也君子曰魯不用儒也姬公

孔子用魯齊人章章亦用儒也如用
儒則無敵於天下安得削夫前所云儒者此儒也非
今夫人所謂記誦辭章之儒也天地位萬物育執天
之德以膺帝明以登三五大用儒之效也小而一官
一職不足稱也以四海為一家以華夷為一視聽以
深仁裁以正義遠用儒之效也近而一藩一郡不足
治也以托孤為已任以扶傾為吾分雖泰岳不崩
河海不為深重用儒之效也輕而一技一藝不足為
也儒之用千轉萬變不窮如此顧遇不遇之間爾世
曷六籍百氏之書無所不讀於小道亦必求其效

於章不假雕琢而自工事至物來若有先見凡
才萬物興衰常變離合之故亦歷歷于胸中初錄
士監察西臺時三法司刑名甚劇咸經其手既而巡
臨一道所過凜然兼鎮旅魚皆有九郡邑官吏畏威
小民懷惠為都憲提兵大同延安綏德各邊號西北
長城與強胡對敵大戰以百小戰以千擒斬名王酋
長暨首虜動千百計嘗自云百苦備嘗九死不悔於
我皇朝宅天下百許年儒而文武者纔靖遠伯王
公一人而已王公督師南徼掃蕩蠻烟武矣視權階

強胡之武何如也名登甲第職列司馬文矣視不假
雕琢之文何如也劉子交世昌有年矣亦獨知世昌
可文可武其於遠近大小輕重之任亦無弗可者靖
遠之後宜相繼而伯而侯俾天下後世稱之曰此大
明一代人物也其增光儒道也又孰云弗宜昔子謂
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儒名一也而復有
彼此之殊世昌擇哉勿使劉子有愧詞也

贈萬梅坡詩序

我肩之間有隱君子焉生平性特愛梅手植數百
于山之坡當夫冰雪凌厲之後陽和乍舒之時并葩

萬筆奪玉欺瓊疎影在地暗香襲人隱君乃堂堂
間左鑑董若圖史上窺姬孔下刺諸子擷其芳賦咀
其英萃以及天文地理醫卜老釋曆數等書靡不涉
獵用是里後進媚學之徒皆往而質疑問奇州大夫
及使客東西過者皆禮於其所因而訪政取決異人
高士皆聞風而來相與談長生久視之訣茗一杯琴
一曲黃庭數章而已此外如管絃之音弗好也采色
之華弗好也輪奐之居弗好也珠玉之珍弗好也簪
珥之貴弗好也盡天下之物不足動吾之中識者曰
隱君其太古之清者歟何其拔俗出塵之若是隱君

一日見山巔白雲孤飛泣數行下口吾親何在吾不
能爲一日養不能人矣恨茲無及又一日見賓鴻南
征裴回久之喟然曰吾弟何在吾手足之情薄矣遂
呼僮趨裝自蜀達滇責道荆楚入吳越歷徐淮交冀
而抵京師與弟連牀語舊者十餘載坐相依行相隨
食焉而必偕服焉而必同伯埴仲篋嬉嬉然怡怡然
藹然天倫之樂聞之者莫不嘖嘖稱慕夫隱君於耳
自口體居處利祿諸凡弗好者今皆於京師勝地以
決躬歷之既久且厭焉乃曰吾昆弟友于之情足矣
豈歸吾梅坡之清境以全吾天與之本清而不汨於

出崇文門外朝自六部尚書學士而下皆不能留
各賦詩贈之而推其爲序隱君字修禮梅校其別號
也今大子少保吏部尚書兼翰林太學士備言先
生之兄云

贈何威州序

天順癸未春黃溪何君自太學生出守威州威州三
面臨江據高礪山之險俗褻民性勁悍吐蕃部
落徃返此寔要衝今之諸生筮仕而得茲主率憚且
惡焉劉子聞而釋之曰天之生斯民也地雖有夷夏

險易之殊其性同其支體顏面固同豈以邊徼之民
四耳目而二心也邪苟持無不可施之具而化無不
可化之人夫孰能極其性所忠者待之不誠耳我以
誠感則彼以誠應誠可以達天地可以格鬼神可以
穿金石豈有巽爾哉民生人之生性人之性而不可
動邪乃因其理可見者作原民以昇之曰皇矣上帝
降衷于民生有異域行則同倫心焉而愛民之仁也
事焉而宜民之義也行焉而讓民之禮也迪焉而哲
民之知也陽春始煦民之利也頌聲繹繹民之樂也
遇敵必果民之剛也遇尊必下民之柔也如水之無

澤者民之清也如水之入垢者民之濁也如玉者民之純也如玉有疵者民之駸也天下之理無一而不具于民天下之民無一而不叶于治夫自極近以放于極遠皆民也自極品以放于極賤皆民也自極聖以至於極愚皆民也普天率土均名其民均有其理胡爲乎不可化哉今即其地而告之曰若等懋敬爾性戾不忝爾所生或戕爾性斯有厥刑誨言以先之鞭朴以脩之德禮以一之良民以待之則民如草偃於風有不靡然者邪苟以爲惡地爲苗民而待之不以其道則民豈有不爲惡者邪有民之心而無不善無不可入於善極典牧者充緩何如耳有本其疾而思之思而行之要始終而一於誠將見教化物興於西川矣昔文翁之興學校文彥博之教禮讓讓誅之化賊盜趙抃之芻琴鶴至今蜀人尚能道諸君子之賢今時豈異於昔邪斯民豈異於古邪有本勸戒變夷俗而華夏脫草卉而衣冠化強梗而和順自一州而一方而天下不能不以有本茲行望之也

說

楊氏五子字說

以某靜觀萬物消長之理一自然之勢也天地物也

物曰物也人亦物也而不能不有之也
終今天天其時為春為夏為秋為冬其氣為者
為明為晦其運為春為否今天地其氣為山固有時
而用也其流為水亦有時而竭也其生物為草為木
為禽為獸亦有時而生死榮悴也今天人其資為明
為闇其行為善為惡其事為吉為凶其身為少為壯
一消長之理分而言之則各具一消長之理斯理
也惟聖人安之而不疑在衆人則惟知其利弗究其
理故有不然者焉今閔西少司徒楊先生深明勿理

而見之於行比謂某曰楊姓易從木物之類也古人
命名為本於姓而字又生於名今吾有五子名曰時
暢字知休次時敷字知微次時達字知止次時舒字
知收次時新字知舊吾嘗名矣實嘗空之矣未有伸
其文者伸其文者敢以托子某念辱交先生幾二十
載五子自孩提之日無不相識端重其器皆偉器也
其可以不文辭按暢之言茂也休之言息也暢茂既
極其勢漸息焉故字時暢曰知休敷之言布也微之
言衰也凡物生既敷布矣敷布既盛其勢乃微衰焉
故字時敷曰知微止者已也言物生條達而不已必

至於虛花故以知止而字時達收者歟也言物生
已開舒而不斂必至於真實故以知收而字時舒若
夫時新而字曰知舊何也新者舊之對凡物有新必
有舊而舊必原於新子見世之物有長新而不舊者
乎時新而字曰知舊意蓋欲知其理而弗昧也嗟乎
某知之矣物之有形者有長必有消故消長於一歲
者草木也消長於數歲者禽獸也消長於百歲者人
也消長於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之後者天地也始而
長終而消蓋時也人顧不可知邪今夫爲五子者審
物理而省躬顧名字以思義時乎安也當知其危時
乎富也當知其貧時乎貴也當知其賤時乎危也當
知其辱也當知其時而能知其知五子危殆之機必不履
矣曷之哉日弱之哉

朱氏三子字說

江陰朱君維吉以通政知事致其事將歸介今春訪
左庶子兼翰林侍講王君廷貴告于某曰維吉有子
二人曰世寧世昌有孫三人曰昇曰旦曰某凡嘗字
其子矣而孫則未也維伯孫仲孫世寧出也季孫世
昌出也三孫者今皆居家顧先生幸不以不肖爲我
字之辭而祝之而曷之于成樓說文曰日光之謂昇

日初之謂旦日出之謂景均之爲日也夫天下之
光明者無過乎日而天下之所恃以爲光明者亦無
過乎日日者陽德也是以古之君子體之于身不以
陰邪自累其灼理也一無不明於焉爲聖爲賢爲剛爲
高明未必無所自也祝爾昇曰人徒知日之光輝物莫
能過而不知音至陽之精乃爾昇今明明其德昭昭
其行德輝攸著榮名隨之予以增輝曰太其先榮同
不忝爾所生矣嗟小子昇字爾景輝尚勗之哉其德
昧夫昭明祝爾昇曰人徒知日出之爲旦而不知平
旦之氣清明之氣也清明之氣正氣也雖日以之

光知人乎人不能以無欲及乎晝而接於物客氣
焉於是竟乎敬寅敬之謂也朝日曰寅寅亦在乎敬
旦今體之念念擎擎以敬爲主則夫聖學所以成始
成終者亦不外是而近者小者之足道乎差小子旦
字爾景寅尚勗之哉其無涉於急忽祝爾景字爾景
之所以荷其發生賴其照臨積氣之昭宣于外也人
何以異於是吾之體何異於天地之大吾之心何異
於日月之明故吾道昭宣將彌六合而無間焉爾
宣其勿務于規規既祝已又告之曰昇也旦也景

皆修于家而慎諸身者一旦歌鹿鳴而升於禮部各
選厥職將以罄捧日之誠或俾帝光天下或以實異
存心或宣上之德無弗可者又在乎顧名字以恩養
如何耳廷貴曰子說是也遂書以貽之

蔣驥字說

驥不稱力稱德之訓具于魯論說者以千里馬謂之
驥驥以千里稱人始神奇之今聖人不曰能千里而
必曰德者直以德者天下古今第一義也物且然况
人乎維揚蔣侯宗器名其冢子曰驥壽先勸子從而
字之曰尚德一遵聖人之訓而不致遠也今夫人之

生萬有不齊其好尚亦萬有不齊金珠玉帛富也人
之所尚也然朝而得慕而失者有矣君子之不尚也
三公九卿貴也人之所尚也然進而虎退而鼠者有
矣君子之不尚也富貴皆君子之所不尚而其所尚
亦必曰德者得於己之理也理莫大乎仁惻隱于心
仁也慈愛於衆仁也入孝出弟仁也切問近思仁也
會萬善於一原仁也包四海於一視仁也推而至草
木蕃蕪仁之發生也山川峙逝仁之融結也天地覆
載仁之周流也尚仁至此則其德其盛矣乎理莫大
乎義羞惡於心義也裁制乎命義也泛應而各得其

當義也曲酬而各適其權義也推而至於勢利如浮
雲義之重也浩氣塞窮壤義之充也布令賔四夷義
之達也尚義至此則其德其大矣乎仁義之德盛大
如此尚德其尚乎德而視世之規規于富且貴蓋不
足觀也已故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貴我以吾
義求乎已而不求乎人也况乃祖乃父世篤忠貞功
垂邊徼誓山河豕金石洪伐之勦照耀天下古今而
當貴則褚囊中者所望於子孫者在德以承之庶乎
求休闢于無窮而不隳乎前烈然則高德其抱仁而
處服義而行尚乎德而不已哉抑斯言也非劉子之

人之言也
公教以顯乎之說見於子錄以示

後

也
凡四十一
言似矣
所以尚何

章後

子秘錄者三十年事今上于春宮自天順初

日講命講未嘗不與高書新四書皆通講
年以觀政要亦過半凡有關於 聖躬有切於
及一切大經大法必中宵而起驚禱于天誓竭
誠以感動 聖心知與不言言亦無後忘避乃若
皇梁武亂亡之世亦必備陳大哉吾 皇其
仁如天之量略不以示譴今悠悠者將至矣回視舊
作積重盈箱徒紛紜耳著令經筵御史給事中侍於
殿門內之東西廷步以省御史數預其事親見某於
上前 殿間不御索觀爰以六音奏獻意太陽出於
揚谷入于虞淵輝光所燭萬里同晷而或不及覆

夫有一絲之光足以燭覆盆而補陽光者其右六章
之謂與

書彭氏叅洪所藏盧溪先生十簡後

某觀宋元遺我朝諸公論盧溪王氏與其婿彭陽仕
父子十柬皆一時通音問之言字畫似不經意而處
夷險厲後人逆觀利害信乎中有定見其所評獎也
悉矣某何言哉昔呂太史謂感山詩卷敗楮瘴墨矣
奕頤有生氣某於盧溪此卷亦云至若叅洪能因此
卷之翰墨而味其語意因語意而究其所以造語意
者以裕諸已其所得不既多乎

或謂田學面帶河朔俾氣酒酣作字奇態橫發
所作良是也但未知酒酣與否其謂晏年會作更不
先間有俗氣謬矣若然何文敏公推重之至不敢
齒其自序惡札汗几案不可以示人前輩君子藝
妙而心愈下如此哉士亨能寶此真趣向可知矣

跋崆峒問道圖

世說廣成子黃帝時降空同山石室之中帝遣而問
道不答退築室居三月再往見之乃告以至道反獲
百餘言授陰符經一卷帝既得道乘龍去昇及考

詔帝年百十一歲崩葬嶠山夫既云上并又云葬
山何也嗟夫今之人棄吾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
之道而尚彼之所謂邪道忽吾明白簡易之言而信
彼之秘說何其惑之甚也安得孟軻後生為吾國
說于千載之上

題

題方孔目所藏趙文敏父子尺牘卷

觀松雪公此書隨意揮灑而自臻其妙蓋平日功
力到然也前輩評者已衆予無容喙但以當時有
片紙隻字者亦皆以為羨物數百載之後故又况

題賜扇後

成化十九年五月二十日

上命太監

淵閣賜臣某象骨銀篋一合箱銀在內者數
盛以絳帛臣御筆親題其上曰戶部尚書劉先生
甚頌首拜受訖捧觀再四不勝感荷 天地之恩內
扇面繪微聘伊尹圖復有 上所製漢書卷前
宣漢烟雲漢辭回 皇上誠一代文明之主二帝
王何異哉願臣草木雖少年嘗志伊尹之所志而今
若君一品之貴不能措伊尹一言子行素食之

月併此意于下方

題高岡遺稿

文章之作不貴于難變而雅淡之為貴不難于形
而自然之為難知言者其有素論矣唐年太守
民檢持其祖別駕公子儀所作曰高岡遺稿一
子為題之稿載洪熙補疏策二十有五條未
歌一首暨諸詩文凡若干子讀之句句言
不偏彰缺率出自然其士端人衣冠言
而浮靡之氣少不作其可尚也夫若

...何...曰...之...
...公之文其所謂雅淡者與公平生可...
...僅存者此耳而其孫太守公秘藏之...
...公之有後也如此夫公諱鳳覽高固...
...洪武庚辰進士第知興山縣滿九載...
...天府事尋陞欽官郎中以言調今官此又公之出...
...因及之

